

锦璐◎著

Yi Ge Nan Ren De Wei Ba



一个男人的尾巴

房间里静下来，方才蓝牙旁口舌交加的语音化作轻微的嗡嗡声，在空气中轻轻震荡。

秦文道这时动了一下，蓝牙旁就集中注意力，专心看去了。秦文道并没有从沙发上站起来，他侧脸一笑，身体略微前倾，窗外阳光忽然暗下去一些，手机屏幕亮了，蓝牙旁点开灯，空气里透沉郁而干燥。蓝牙旁心分着神，想着，她觉得你愿意挑一下头发，这种高性从来没试过，她看到发丝。

她听到秦文道说：“对不起，我没有经验。”

蓝牙旁这样：蓝牙旁一下子像被那根头发刺了，她没有说话，太突然了。

蓝牙旁说：“这人跟什么？”

蓝牙旁说：“这人跟什么？”

蓝牙旁说：“这人跟什么？”

蓝牙旁说：“这人跟什么？”

蓝牙旁说：“这人跟什么？”

蓝牙旁说：“这人跟什么？”

蓝牙旁说：“这人跟什么？”

蓝牙旁说：“这人跟什么？”

蓝牙旁说：“这人跟什么？”

小说月报
金长篇丛书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小说月报

金长篇丛书

一个男人的尾巴

Y i G e N a n R e n D e W e i B a

锦璐◎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男人的尾巴/锦璐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小说月报金长篇)

ISBN 7-5306-4172-7

I. 一…… II. 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991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125 插页 2 字数 164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定价:15.00 元

第一章 山上的野花 001

小院里最招摇的其实就是赵小蝶。女人卖弄风骚,就是招摇;不卖弄呢,就是假正经。也就是说,女人就应该卖弄风骚。

第二章 谁来喝彩 016

在他为如何才能填饱肚子绞尽脑汁时,赵小蝶是为如何成为一个淑女努力的。这样鲜明的对比让他觉得气馁,命运的不公平在一个人两脚着地时就被规划好了。

第三章 青年才俊 031

赵小蝶姨妈在适当的时候,巧妙地介绍了自己的家庭背景。秦文道并不接碴,微微的似有若无的笑了一下,好像在听薛芷君的汇报。

第四章 一家之主 046

婚姻说简单也简单,就是两个人过日子,说到底,得两个人合适,这合适两个字怎么讲,老话最恰当——门当户对。

第五章 有客自远方来 060

她尽量不看婆婆。但有时候她会在婆婆不注意的时候,快速成在她脸上扫一眼。赵小蝶的眼神带着不得不忍受的厌恶。

第六章 土狗六黄 072

看着六黄这副贪婪可怕的吃相,秦文道觉得特别痛快。同样的,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和城市里那些只会向主人撒娇、争宠的宠物狗比起来,六黄活得多么真实多么自在。

第七章 生活中的“X” 086

蓝冬霞撑着头，眼神暧昧，看着他一言不发。郭明义有些紧张。但他转念一想，没什么大不了的，到底还没进入实质性的阶段，不怕被拿捏到什么把柄。

第八章 谁会爱谁多一点 099

秦文道来了。他仍然是言语不多，上来便是动作。赵小蝶半推半就依附了上去。这一次，她的反应更加敏感。这时她觉得以前的爱都是白做了，很有点被辜负了的委屈。

第九章 幸福在哪里 114

蓝冬霞颇为自己骄傲。她没靠着给男人脱裤子挣钱吃饭。这年头，女人挣着干净钱养活自己，太不容易了。她突然有了一种激动不已的想法，却也是恶毒万分的。

第十章 城市困兽 131

和秦文道冷战的日子里，赵小蝶郁闷而又烦躁，心被憋屈地关在一个狭窄的盒子里。精神和肉体的欲望每天均无处发泄。

第十一章 青出于蓝 148

为什么你会恼火？不是因为我没兴趣，而是你发觉自己没本事把我的兴趣调动起来。所以你越发火，就越说明你對自己没有信心。

第十二章 蓝色的河 164

匡一川迷蒙的眼神，无助的表情，低沉的声音，都让赵小蝶万分怜爱，让她有一种心碎的感觉，让她有一种想要迎上去的冲动。

第十三章 码头 180

尽管他来自农村，她出生在城市，可他们都从生活的最底层走出来，都有着要出人头地的狼子野心。他们的背后，没有家族，没有传奇，只有作为男人和女人最基本的元素。

第十四章 远远近近都是错 193

匡一川把自己弄成了苦行僧，没取到真经之前，绝不染指世间快乐。赵小蝶无奈，却对匡一川崇拜之余更加敬重。于是她强迫自己向匡一川学习。在一次次欲望的压抑中积攒对匡一川的爱情。

第十五章 结束曲变调 203

赵小蝶的主动完全成了被动。现在看着他们联手同盟，而自己节节败退。她满心的愤懑，以至于失了方寸，举手向秦文道脸上抽去。

第十六章 宠物不得入内 215

他后悔当初没能用最简单的办法也是最粗鲁的不讲道理的办法在第一时间巩固男人的尊严。一拳下去，秦文道筋骨伸张，血脉通畅。他们在他们办法中恢复了原始蛮横的本性。

山上的野花

第一章

小院里最招摇的其实就是赵小蝶。女人卖弄风骚，就是招摇，不卖弄呢，就是假正经。也就是说，女人就应该卖弄风骚。



赵小蝶这个名字颇有些让人浮想联翩的意味。

主要在于“蝶”字。无论是其字,还是其音,都有一种形式和内在的美感,并且是富于动感的。好像随着字音真的就有蝴蝶从嘴巴里飞出来,眼前顿时就翻飞起“蝶恋花”的美景。这个名字像蝴蝶的小翅膀,扇得人心里痒痒的,忍不住就想把它扣在手心。

傍晚,赵小蝶家传出一阵阵钢琴声。

工厂宿舍区的孩子们正玩得热闹,冲来冲去四下里喊叫着。有时候会冲到赵小蝶家门口,耳朵贴在门上听。突然谁尖声叫,“赵小蝶!”孩子们炸了窝,慌乱得像一群麻雀四下窜动,互相冲撞,一眨眼间逃跑得无影无踪。个别的被别人的腿脚绊住了,踉跄几步,连滚带爬重新竖直了身体,吱哇叫着,踩着杂沓的脚步也跑远了。远远地站定,脸上是得意的胜利的笑。

琴声寂静了一会儿,“赵小蝶,接着练”,琴声重新响起来,更加毛毛躁躁,手指缺少和琴键之间的润滑,弹出来的音符都是硬邦邦的。

赵小蝶的妈妈正在炒菜。她系着围裙,手里拿着锅铲,在赵小蝶面前挥了一下,“你心里长草了吗?”黏在锅铲上的一片菜叶飞了起来,落在赵小蝶脚下。赵小蝶吓得一歪身子。她耷拉着眼皮,眼皮下慢慢蓄满了泪水,一滴两滴滑下来。眼前很快模糊起来,看不清琴谱了。

赵小蝶的妈妈是工厂子弟学校的老师。当年的上山下乡破灭了她的大学梦。到了婚嫁的年龄，眼睁睁地就要掉进与“贫下中农一家亲”的命运。父母都在牛棚，自身都难保，哪还顾及得上她的人生。女人最锋利的一招，其实也是最无奈的一招，走投无路索性豁出去的一招，就是结婚了。经人介绍，她和一个大她十岁的工人结了婚，终于以“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理由返了城。对这个满身葱蒜味、天一热就犯脚气双手猛搓解痒的男人，她毫无感情可言。她将全部的心血寄托在女儿赵小蝶身上。

赵小蝶在妈妈的精心收拾下，显然是个鹤立鸡群的孩子。她穿妈妈拜托厂里供销员从上海买来的童装，粉红色的小毛衣，长颈鹿花纹图案的小喇叭裤。头发烫了发梢，系上缎带。赵小蝶真像洋娃娃，精致而又细嫩，是妈妈手掌心的宝贝。

赵小蝶的妈妈决意要将赵小蝶培养成淑女。“孟母搬家”的故事提醒着她，环境是塑造人的重要因素。可她没有能力像孟母搬家三次。她能做到的，是尽量让赵小蝶与周围的孩子少接触。她不能容忍自己的女儿玩土，玩沙子，玩水。一切不是淑女的行为她不能容忍赵小蝶去做。百密总有一疏。有一次，她发现赵小蝶在幼儿园里玩捉迷藏，竟然钻到小饭桌下面。她冲过去拽着赵小蝶回家，抄起一个苍蝇拍往她屁股上抽。苍蝇拍抽在赵小蝶身上，就像抽在她心上。赵小蝶疼的只是屁股，而她疼的是心。

赵小蝶成了一个孤独的小女孩。她没有小朋友。每天要弹一个小时的钢琴。她会背很多唐诗。还学会了拼音和一百以内的加减法。等到她上小学了，妈妈亲自来带这个班。妈妈一天二十四小时的盯着她。她有一点点差错都要被妈妈揪出来教训一顿。时常在课堂上，妈妈就会给她脑袋上来几巴掌。冬天，她被妈妈从座位上提溜起来一脚踹到雪地里，因为她上课说话，问

同桌地上掉了一片纸是不是他的。老师们出来劝阻，她甩开她们的手，说我打的是我自己的孩子。赵小蝶倒在雪地里，眼睛哭得红红的。妈妈也哭了，说，赵小蝶你为什么这么不争气？你太让我失望了。

星期天，妈妈喊爸爸一起去送她学琴。爸爸不愿去，他和邻居约好了打牌。好说歹说，爸爸终于勉强答应去了，穿着二道背心趿拉着拖鞋就向门外走。妈妈让他穿戴得体面些，别像在厂里似的邋遢。爸爸这时已经不耐烦了，嘴巴里嘟嘟囔囔的不干不净。妈妈在一旁监督指挥，让爸爸穿那条刚刚做好的浅灰色西裤，衬衣要扎进裤子里，还要换上丝袜，皮鞋来不及打油，就快点拿布擦擦干净。爸爸每做一样，妈妈都看不上。她踩着高跟鞋，精心打扮过的样子像要出席什么盛会。给赵小蝶打扮得也很漂亮，小洋裙的荷叶边一层层的，小红皮鞋亮亮的。妈妈用一种蔑视到无药可救的眼光挑剔着爸爸，丢下一句话，真是个大老粗。爸爸正准备把一只脚伸进皮鞋里，突然之间手脚对换，抄起皮鞋就向妈妈甩过去，破口大骂，“你妈个X！”皮鞋嚓着妈妈的头发飞到门上。赵小蝶吓得哆嗦，连连向后退，退得太猛太急，后背撞在墙上，像被人击了一掌，连吓带疼，哇哇大哭。妈妈和爸爸谁也顾不上理她。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擀面杖抄在了手里了，挥着向爸爸扑过去。爸爸被敲中了一记，骨头和擀面杖之间发出了一声闷响。爸爸倒抽冷气，一蹦三尺高，冲上来拦腰抱起妈妈向地上摔。

第二天，妈妈就带着她搬出去住了。又过了一段日子，妈妈带着她去了一个地方。大门牌子上的字赵小蝶认出了，其中有“法院”。赵小蝶很想爸爸，可是爸爸却没有想她的意思。一屋子的大人都很严肃，谁也不笑。妈妈给赵小蝶买了一大堆雪糕。赵小蝶坐在门外吃。吃完一根，就悄悄蹭到门口看看屋子里的动

静。有那么一阵，她有些忧伤，小手支着下巴，看着地上的蚂蚁匆忙地爬来爬去。等到所有的雪糕都吃完了，妈妈和爸爸出来了。妈妈拉着她的手向东走了，爸爸一个人向西。赵小蝶一个劲儿地扭过身子看爸爸，可是爸爸没回头看她。赵小蝶模糊的认识终于有了确切的印证。爸爸妈妈离婚了。

两年后，妈妈心脏病突发去世。姨妈把她送到爸爸家。一个精瘦精瘦的女人冷冷地靠在门框上，一言不发。赵小蝶住了一夜，爸爸便死活不敢让她再住第二夜了。姨妈知道后，气得冲到爸爸门上，领回了赵小蝶。

姨妈家在市委大院。姨妈薛芷君是市委干部，姨父叫郭明义，是机械厂的技术员。他们有一对儿女，女儿郭晶晶和儿子郭林。两个孩子常常合起来捉弄赵小蝶。惹得赵小蝶每天都眼泪汪汪的。她一流眼泪，他们闹得更欢，在院子里喊，“赵小蝶是个哭气包，两个眼泪放大炮。”赵小蝶何时受过这样的委屈，转身去告诉姨妈、姨父。然而小孩子的大事于大人来看，比鸡毛蒜皮还要小。孩子之间，好一阵赖一阵很正常。赵小蝶得不到姨父姨妈的帮助，却又得了个“告屁胎”的绰号。

通常到了星期六，姨妈就让两个女孩上大床来睡。她和姨父的被窝里各塞一个。赵小蝶就盼着这一天。可是她总也不能如愿以偿，郭晶晶总是抢先一步钻进姨妈的被窝，她就只有让姨父搂着。有一次赵小蝶早早守在床边，等着大人们一铺床就占领姨妈的被窝。她注意到郭晶晶还在刷牙，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身子伏在床头架上一摇一摇的。被子一铺好，她立刻钻进去。整张大床上只有她一个。赵小蝶乐得嘴巴一啞一啞的，还用被子捂着脸笑，又把脸塞进枕头，在心里轻轻地喊，妈妈，妈妈。

然而情况在郭晶晶发现赵小蝶抢占了她的被窝后急转直下。她不依不饶让赵小蝶出来。赵小蝶说，你就让我一次

吧,每次都是姨妈搂你,就让我和姨妈睡一个晚上吧。

不行。郭晶晶小脸绷得紧紧的。

我让你很多次了,你就让我一次嘛。赵小蝶声音弱弱的,充满哀求。

说不行就不行。郭晶晶开始动手扯被子。

为什么?

她是我妈妈。

赵小蝶好像死了一样僵住,一瞬间又活了过来,咬着小细牙,拼命护着被子。

两个小女孩都不作声,你拉我扯,小嗓子喘着粗气。

赵小蝶一把没拽牢,被子从手里滑了出去。郭晶晶在那头正用着力。赵小蝶这头一松,她那头往后一仰,“咚”地就后脑勺着地,愣了两秒钟,哇哇大哭,“妈妈、妈妈”地喊起来。赵小蝶这边身上的被子被扯掉了,露着细细的小胳膊小腿,听到别人喊“妈妈”,眼泪先就哗地流了一脸,紧接着也伤心欲绝地哭喊“妈妈”。

两个孩子各喊各的妈,可是进来的却只有一个妈。地上那个直往姨妈怀里扑,床上这个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被她的母亲搂在怀里。

这是赵小蝶在姨妈家哭得最伤心的一次。小小的身子好像被痛苦挤压得不能承受了,瑟瑟发抖,几乎哭得抽搐了。这个晚上,赵小蝶终于和姨妈睡在了一个被窝,却是姨妈左手边睡着她,右手边躺着自己的女儿。赵小蝶睡不塌实,怕睡着睡着姨妈就不见了。她搂着姨妈的胳膊,半醒半梦中时不时地睁开眼睛看看姨妈。

小小的赵小蝶,突然之间明白了很多事理。有些东西她是不能争的,争也争不来。赵小蝶渐渐就学会把眼泪往肚子里咽

了。实在忍不住的时候，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她就抬起头，把眼泪憋回去。

这时，另一种变化也明白无误地出现在赵小蝶的生活里。她转了学，进了市委旁边的实验小学。这是一所重点小学，生源多是市委市政府还有各个机关的孩子。下午的兴趣小组活动时间，鼓号队在篮球场上高声奏乐，合唱团在音乐教室里排练三声部，摄影组美术组被带去公园实习，无线电组在楼顶试飞航模。这种热闹中，赵小蝶畏畏缩缩。尽管她会弹钢琴。她是厂里唯一去少年宫学琴的孩子呢。可到了这里，一个班上学琴的孩子多着呐，再也轮不到她显山露水。这时候的赵小蝶，不再有花花绿绿的新衣服穿，头发扎成了两个紧邦邦的小辫子。扎头的猴皮筋乌叽叽的。她成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孩子。她没有比别人长的长处，却处处被人比出短处。第一天上学，课间做眼保健操。赵小蝶不会。那种整齐划一的气氛让她感到紧张。她硬着头皮，胆怯地伸出手学着同桌的样子比划起来，却不得要领。同桌正好侧过头看她，奇怪地看见她的手指按的不是地方，“咦”了一声问道，“你不会？你们学校不做吗？”赵小蝶脸上一阵阵发烫。自卑的情绪在这个曾经骄傲的小女孩的心里，一下子生了根。

一天中午赵小蝶去大院食堂打饭。一个女孩和她排在队尾。女孩和她年龄差不多，穿了一件蓝秋衣。秋衣上有好几处线头，像是被树杈或铁丝勾的。女孩剪了一个短短的运动头，额角有干了的汗渍，一道道挺明显。她要杂技似的一根手指转着饭盆，不停地伸出身子前后看，特别不老实，像有多动症。

到了窗口，赵小蝶和女孩同时伸出饭盆。

“你怎么不排队？”赵小蝶忽然听到自己说。

女孩没有回答，两腿叉开，把赵小蝶往边上挤。

“我在你前面的。”赵小蝶生怕脚上的白球鞋被女孩踩着。她低头看，女孩的球鞋都成灰黑色的了，大脚趾的地方烂了洞。

“你说你在我前面，你就在我前面？我还说我在你前面呢！”女孩一张嘴就很凶。她比赵小蝶高半头，两只眼睛吊梢着，瞪起人来一副很用力的样子。

“……”

两个人僵持了一小会儿，赵小蝶先软了。她垂下眼睛，把手里的饭票数了又数。

出了食堂，赵小蝶看见女孩走在前面，心里有些不服气，想快走几步超过她。她的想法还没落地，女孩忽然转过身来问，你是新搬来的吧，以前没见过你。赵小蝶没料到她会跟她说话，心里一哆嗦，脚下绊了石子儿身子就往前倒，眼看饭盆就要从手里飞出去。女孩一个箭步冲上来，挽住她胳膊。她的手上好有力啊，一下子就把几乎要跌倒的赵小蝶硬生生地拽起来了。

女孩嘴里呼出的热气喷在赵小蝶脸上。赵小蝶的心怦怦直跳，身子发软。两个人就并排走。女孩问她是几年级几班的，是谁家的。女孩大大咧咧地说，我跟你是一年级的，我叫蓝冬霞，下午我到你们班找你玩。

蓝冬霞似乎是不容赵小蝶拒绝，就和她做起了同进同出的朋友。赵小蝶则是稀里糊涂，来不及想应该接受还是拒绝，内心软绵绵的，便由着蓝冬霞了。

市委大院东边有一排榆树，蓝冬霞敢爬到很高的地方一把一把的捋榆钱。她用红领巾兜榆钱，系成一个小包丢下来给赵小蝶接着。然后两个人跑回蓝冬霞家。蓝冬霞住在开水房后面的平房里。她的父母都是开水工。蓝冬霞把榆钱放在洗菜的筐箩里，在水龙头底下冲一冲，从碗柜里拿出两个馒头，掰开，厚厚地铺上一层榆钱，和赵小蝶你一个我一个吃起来。吃完了馒头，

蓝冬霞又带着赵小蝶爬煤堆。赵小蝶看着自己白白的球鞋，犹豫不决。蓝冬霞都已经爬到一半了，扭过头看，赵小蝶也正仰着脸看她。蓝冬霞想了想，说你等着。她三步并两步很快就坐在煤堆的最高处，把球鞋从脚上扒下来，用鞋带拴在一起，在头顶上绕了两圈，对赵小蝶喊着，“接住喽！”球鞋“嗖”地从半空中飞下来，“啪”，落在赵小蝶身边，激起一小团尘土。赵小蝶换上蓝冬霞的球鞋，颤巍巍地攀到煤堆上。

蓝冬霞是体育队的。赵小蝶天天都去看她训练。蓝冬霞围着跑道跑哇跑，赵小蝶看都看晕了，算不清楚她跑了多少圈。到了终点，蓝冬霞脚步踉踉跄跄身体晃晃悠悠，喘气的声音像抽风箱那么厉害，她弯下腰用手撑住膝盖，累得直往外吐唾沫。赵小蝶跑过来，学着红军过草地时战士们互相帮助的样子，用自己的肩膀扛着蓝冬霞。赵小蝶瘦瘦的身子左边挎着自己的书包，右边挎着蓝冬霞的书包。所有的重量加起来让赵小蝶悄悄咧嘴，可她咬牙忍住，小身子骨挺得直直的。

蓝冬霞左手大拇指上多出一个手指头，在同学们眼里是个怪物。常常有男生从她身后跑过，猛地拍她一巴掌，说“六指”。蓝冬霞立刻追上去，她必须要在他身上打一巴掌才算解气。她把男生追得满院子乱跑，或者在楼道里从这头跑到那头，在楼梯上冲上冲下。老师们很不喜欢她，说她爱打闹，说她疯。女生们常常在背后说她坏话，说她是假小子。赵小蝶拉着蓝冬霞那只手，放在眼前仔细琢磨，怀着真心的关切和疑问，“疼吗？”

有一天姨妈姨父都不在，郭晶晶郭林也不知道去哪儿疯玩了，赵小蝶带蓝冬霞悄悄潜入姨妈家。两个人都有些紧张，还有些做贼似的心虚。蓝冬霞挺胆大的一个人，也有些蹑手蹑脚的，坐在沙发上不敢动。这里有彩色电视机，上面蒙着紫红色的绣着一对鸳鸯的丝绒布，还有气压暖瓶，瓶身上画着一匹马，这些

东西蓝冬霞家都没有。还有赵小蝶的床。她刚刚坐上去，屁股一下就陷了进去，蓝冬霞腾地跳起来，乍乍乎乎地喊，赵小蝶你的床板塌了！赵小蝶捧着肚子哈哈大笑，说这是钢丝床。蓝冬霞眨着眼睛重复一遍，钢丝床？

赵小蝶打开电视给蓝冬霞看。蓝冬霞还没看过彩电呢，她家那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里人脸只有指甲盖那么大。蓝冬霞特别想知道动画片《花仙子》里小蓓的那朵七色花到底是什么颜色。可是今天特别不巧，停电。蓝冬霞舔舔嘴唇，眉头皱皱的，一脸失望。赵小蝶觉得对不起蓝冬霞，就想寻出些什么好玩意儿。她把蓝冬霞带到钢琴前，果然蓝冬霞感到新鲜。看到蓝冬霞高兴起来，赵小蝶更加高兴。她让蓝冬霞把手放在黑白琴键上，手把手地教她弹了几个音。蓝冬霞咯咯地笑，手指像八爪鱼似的在琴键上七拧八歪。赵小蝶说你真笨。蓝冬霞忽然变了脸，从琴凳上噌地站起来，抬腿就说要回家。赵小蝶手忙脚乱地把琴盖放好，追到楼门口，姨妈回来了。赵小蝶不敢再追，看着蓝冬霞的身体一点点变小。

她俩别扭了好几天。下了课蓝冬霞也不来找她，在双杠上翻跟头。赵小蝶心里很难受。有一天年级小考，赵小蝶做完了卷子先出教室。她在楼道里晃荡，遇见了蓝冬霞。她扭头想走，蓝冬霞跑过来手搭上她的肩膀。赵小蝶便什么想法都没了，跟着蓝冬霞下了楼。

两个人在太阳地里坐了一会儿。除了说说考试，一时半会儿找不出别的来说。蓝冬霞眼睛一亮，生出主意，拉着赵小蝶回了教学楼。楼道里安安静静，各班都关着门，隐隐传出老师讲课的声音。蓝冬霞选了一间教室，站在门口凑近赵小蝶的耳朵说，我们把门推开。赵小蝶连忙摇头，身子就往后躲。蓝冬霞眼里闪烁兴奋的光彩，说不怕的，一推开我们俩就跑，你跑这头，我

跑那头。

赵小蝶望着同伴的脸，锃亮发光，她不由地点头了。

一次。

两次。

她俩重新聚在教室门口，捂着嘴巴，把咯咯的笑声藏在舌头下面，挤眉弄眼说不出的快活。前两次的成功大大蛊惑了她们。蓝冬霞示意这一次该赵小蝶上了。赵小蝶愣了一下，随后在蓝冬霞鼓励的目光下重重点了头。她俩分别站在教室门两侧，只等赵小蝶伸手一推就拔脚快跑。赵小蝶示意，她就要推了。蓝冬霞早等不及了，嘴巴撅起来，声音压在嗓子眼里，催促着“快推”。赵小蝶心一狠眼一闭，手就伸出去，然后撒腿就跑。跑到楼梯口就安全了。

前面人影一闪，赵小蝶一头撞上去。那人“哎呀”一声，一把揪住她。她慌得抬头看。你看我我看你，“你是哪个班的学生，不上课在楼道里乱跑什么？”教导主任劈头就问。赵小蝶张着嘴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身后响起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这个学生，把我们班的教室门推开三次了。”赵小蝶彻底傻了。眼泪吧嗒吧嗒落下来。

赵小蝶站在教导处里呜呜地哭。谁也甭想从她嘴里问出一句话来。教导主任气坏了，拍着桌子说，“找她家长，让她家长把她领回去，这样的学生我们不要。”赵小蝶听到这话，哭得更厉害了。姨妈进来的时候，赵小蝶已经哭得头都快炸了。姨妈弯下腰痛心地看着她，说：“赵小蝶，你为什么这么不争气呢？你太让我失望了。”赵小蝶本来已经快流干的眼泪又流出来了。姨妈叹了口气说，“你对得起你妈妈吗？”赵小蝶顿时放声大哭。再问她什么她都说了。她恨死蓝冬霞了。可是等到班主任把蓝冬霞推进来，她隔着泪光看她，心里又是万分的难受。她认定是自己出